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二五號
原名：抗戰日報



王見休父：
河北易縣曲城村人，現年五十三歲，過去在決死一縱隊呂梁軍區工作，以後我到延安，把他安置交城縣，以後自我延安後就不知下落，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呂梁軍區供給部王宗唐。

張玉田同志：
河北省徐水縣人，現在你家中來信，你不知在何處工作，希望見信後告知家中，並給家中來信，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一信寄綏分局衛生科轉。鴻唐文

# 家中分到土地房屋　貧苦戰士安心工作

（本報訊）貧苦農民出身的戰士們，一心擁護土地改革，澈底消滅封建，支持窮人翻身。七分區六一大隊戰士賀玉明，去年六月才參加部隊，經常惦記着家裏沒吃的，這次部隊路過他村，連部叫他回家看一下，家裏大變了樣啦，在新分到的「窯洞」裏，母親笑嘻嘻的告訴他：「如今咱家有銀洋啦，前幾天政府給咱分了四眼窯、一間房子、一畝水地、一石米，還有兩萬八千票票，過年，區長親自來咱家，問咱有啥困難要幫助解決，慰勞了二十斤麥子。」村裏人聽說賀玉明回來，都跑來問長問短，晚上還開群衆大會，幹部和群衆請他上台講話，講了他在前方打勝仗的故事，他哥哥還說：一天賀玉明歸隊的時候，「回去不要想家，好好幹工作，聽從上級，叫做甚就做甚。」賀玉明一回來，逢人便說：「咱們窮人翻身革命了，咱現在還上共產黨分到了土地和房子，我現在實實下個產業，咱們要好好幹，一輩子也掙不下，為窮人自己翻身分土地，消滅地主階級，革命到底。」戰士王保元，富州一部，去年十月跑回家去，惦記家裏的困難，工作中給他家分了十畝今年復查土地、坡地、兩眼窯、三間房、半坪地、五畝羊，還有衣服、白洋、一頭牛、三畝，父母全年老，弟弟年小，子等等。幫助全部回來勞動力。他母親勸他回村就隊伍。剛回來表現不好，後來他想了，他反省說：「沒有共產黨，政府給我十個一百個王保元，也解決不了家裏的困難。」戰士張計全也開始小慈，因為家庭困難解決不了，總不相信上級的解釋，可是回去看到家裏分了許多東西，「不愁吃穿」，就回隊向大家承認錯誤。四八年特務連的偵察員郭貴榮，本來也不太安心，他父親到隊上告訴他，去年村裏反貪污鬥爭，政府分給十畝地、四十斤小米、十斤羊毛、一石糧、四斤棉花、八丈布。現在郭貴榮的女人學會了紡織，解決了全家穿衣問題。村幹部幫助莊稼，給解決春耕的牛料口糧，過年過節還發動慰勞。郭貴榮就安心工作了。「戰鬥」部通訊排的新戰士李偉文，知道家裏困難解決了，也安心工作。他家裏來信說分到千樹園水地一畝、票洋七萬元，又優待一百斤穀米、二百一十斤麥豆，又修補了地。李偉文不但自己安心，還給因自己家困難而鬧情緒的同志解釋：「不怕，只要你家在解放區，就能得到土地。」解放戰士曲耀，看到駐村土地改革，窮人翻身，總結得說：「我要好好幹，將來打到我們家鄉，也要鬥爭老財，也要土地改革。」（薛萬軍、趙海峯、力耶、牛文光、志高）

## 戰鬥簡訊

（大眾訊）七月四日，我游擊大隊於上墁村一帶，伏擊閻犯掠奪村之閻偽「大隊」及「治安保安隊」，戰鬥一小時，斃偽八十餘人，敵潰退，我繳獲步槍二十餘支，子彈二百發。

## 孝七區民兵參戰隊一　掩護幫助羣衆割麥

（新華社呂梁十七日電）孝義七區白家莊羣衆，在民兵戰鬥隊掩護幫助下，八天內割完八個村的麥子。距月來，潛伏於孝石據點附近之偽區「孝義宣化鄉公所」，配合白石閻偽不斷向我七區邊沿區村莊突擊。白家莊村幹部與羣衆同意之下，組織了保衛及收割麥隊，動員×個民兵，組織了八個割麥組，在組長領導下，六月廿七日由上場村編組，割完一百二十畝，四個村莊大部割完，兩天內已熟的搶割完，大部打完。全村羣衆又緊張的搶打。七月五日檢查，八個村莊已有八個村自然村，完全割好。十三個自然村，佔留少數尚未成熟的春麥。在搶割時，羣衆積極，民兵戰鬥隊不分晝夜，掩護羣衆割麥，一齊活動，先由邊沿區，同時給羣衆打工，統一分銀，每人每天一斤工資。麥子十斤，由羣衆和村幹部結算，除內扣一計工，決定把工資分為三等，地主十四斤，一般農民十斤，貧苦農民七斤，貧苦抗烈屬優待。（武斌、李學）

## 美官方人士滿懷苦悶　對能否救活蔣賊失卻信心

認爲魏德邁來華並不能挽救蔣賊崩潰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據南京美大使館十八日宣佈：魏德邁預定於二十二日可抵達南京。但自以來，許多來自美國方面的論調，透露魏德邁來華，乃是美國更積極公開援蔣的步驟，但即使是美國官方人士對於是否還能救活蔣介石一層，亦已失卻信心，滿懷苦悶。許多在華北的「外國」（按即美國）觀察家宣稱：「韓中國戰區司令之來華，是杜魯門主義適用於遠東的準備步驟，如果這種猛烈步驟調查證明可以實行的話」。（美聯社十三日北平電）另據合衆社：「之使命，可能如過去南京政府的援助及經濟」」（二十二日合衆社電）。可是由於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崩潰已非任何力量所能挽救，此點即使美國官方人士亦不得不承認。一位美國官員對於魏德邁會談川中國遭遇的出路，信念並不很強。最高當局人士，指中國（指蔣家統治）的比以前歡迎中國的方大多數人民所擁護的，他們認為要帶以前更多人民的支持……」（美聯社十五日北平電）。

[illegible]

## 解放過來的閻軍士兵　穿閻軍官「勝利」牛皮

（綏南訊）解放過來之閻軍士兵趙拴盛談：「六月三日團長（閻軍暫八總隊二團長）率領一營及二營的二個連到南關村（風折縣）搶糧，說八路軍要被消滅了，一百五十多個，看見八路軍便跑，我們親眼得我們（指閻軍）連槍也打不及。第二天團長偏偏給我們講話說：『八路軍這次死傷三百多，咱們（該團長自稱）連死帶傷丟了一百多，咱們還是有利的買賣。』我們都在下面低頭偷笑！」該士兵繼續說：「還有二十六號，一營二連在凌井據點止，把操八路軍襲擊去，轉二連的二個排完全消滅。團長又給我們說：『凌井打得很漂亮，咱們八路軍死了一百多，但咱們死傷六七十，是團長的馬弁，也沒丟下，連長也被八路軍打死了。』團長講話盡吹牛皮。」（徐政敏）

## 軍區政治部　學習建軍會議文件　檢查思想與工作態度

（本報訊）軍區政治部頃決定開展學習建軍會議文件，政治部支部隨即進行嚴格的思想檢查，討論建軍會議精神，決定召開民主大會，號召大家幫助。自七月一日起正式開始學習，每日下午二時到五時，大家情緒很高，在學習中，以軍區首長對建軍會議的總結與指示為學習中心。作實徹建軍會議精神的開會中，在學習中檢討思想與工作態度。同時任七八年的李秀文（任文化教官）在土地改革中，對工作冷淡，其思想，而且擔任支部組織委員，開了兩日支部會上分配工作，對他提了許多意見……（伯萍）

## 蘇「社會主義農業報」　盛讚東北解放區土改成績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十八日「社會主義農業報」發表普洛科夫所作論滿洲土地改革一文，盛讚東北解放區土改成績。該文稱：滿洲土地改革自去年春季起，即已逐漸實行，會屬於日本開拓會社及日本私人地主及中國地主的大量最肥沃的土地，已被分與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根據一九四七年二月訪問滿洲五省所得的材料，已有五百五十萬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至去年年底，已有三千五百萬畝土地分給農民。各村都組織了農民會議（Peasant's Council），以保護農民利益。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各地農會已團結了三百萬以上的農民，東北行政委員會扶持農民，提供種子和耕作動力，貸與農民已得五億元之貸款。但國民黨統治區則不同，情況完全不同，少數被國民黨政府縱容的地主，一切民主改革措施消除了，從前的地主隨蔣軍隊又回到村莊，重建其統治，從前日本人手中的土地被宣佈是國民黨政府的財產，而以奴役的條件出租。

## 稷山清河鎮　清算閻偽殺人兇首　千餘群衆報仇雪恨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日電）稷山清河鎮千餘羣衆，向閻偽鎮長張永福及村長史丹卿、史登甫等報仇雪恨。張永福於三十二年任閻偽村長時，會夥同村長史元、叫人，殺害五人，將他們全部活埋於……

城，把農民火焚，打死。在柴莊肆意抓兵、吊打村民，並將羣衆財物沒收…… [illegible]（晉毅）

## 老婆的叔父是惡霸地主
# 村長李丑仁阻止群衆清算
### 結果爲群衆撤職，地主亦已被清算

（本武訊）一區薛家䑓村長李丑仁背叛羣衆利益，阻止羣衆向他岳叔連存貴清算，被羣衆撤職。他本人是貧農成份，在小時放過牛，後又給地主連三圪且當長工，娶了連三圪且的女子爲妻。去年九月新政權提拔他當了村長，冬季又到二中學習，但他卻依恃村長職權，包庇連家地主，壓制羣衆。該村惡霸大地主連存貴，是他岳父之弟，擁有六百餘畝土地（本村二百餘畝，外村四百餘畝），牛五頭，騾子二匹，羊百多隻，好院四所，放斗債三十餘大石，利息五分，銀債白洋八百餘元，利息三分，從民國十八、九年放至三十三年止，又開煤窰三座，僱工人開採，土地也全部出租，全家人均不參加勞動。他一直到現在還仗勢行兇，去年白向銀在他地裏割了幾根草，就被他毆打一頓，白向銀母親心痛的從旁說了一句：「你不用打他了！」連氏惡霸又行兇打了這老婦人兩掌，並說：「給你這老狗日的也捎上兩個！」羣衆對連家地主恨之入骨，今年二月間向村幹部提出要清算連存貴，村長李丑仁再三阻止說：「現在上面不叫算賬了，你們要算到縣府來回公事來，再算。」又在大會上嚇唬羣衆說：「我才從二中學習回來，什麼問題我也了解，如果誰要算，先把誰綑起！」並擅自開除農會會員和撤了農會秘書連潤寬的職。六月十日，工作團去該村進行備荒搶種工作時，羣衆又提出清算連存貴，李村長向工作團說謊：「連存貴是富農，鬥爭也沒東西了。」見工作團未採納他的意見，便暗地通知連存貴說：「快寄放東西吧，工作團和羣衆要鬥你呀！」羣衆對這種忘本幹部甚爲憤恨，當下撤了他的職，向連存貴初步清算出十四石零七升糧，解決了三十五戶貧苦農民的夏鋤口糧，七月二日第二次又繼續清算出青苗地一百八十畝，白洋二百四十元，牛四條，馬驢各一頭，羊八十隻，及農具一部。（呂肯、趙文秀）

## 中陽西閤村
# 鬥倒一批新惡霸
### 工作組不放手受到羣衆教育

（新華社呂梁十八日電）中陽五區西閤村羣衆自動起來，鬥倒把持村政權的新惡霸任國選等人，並教育了工作團同志。前任村主任馮海圖，在去年起公糧時，多起了一千四百二十斤麥子，在移交新任主任任國選與民兵分隊長任國發時，他們三人及與其親戚們，以借用名義，大部分用。去年四月，羣衆因生產困難，與農會幹事馮東元商議借糧，馮亦受了任國選的賄賂，壓制了羣衆的要求。去年巡田時，向羣衆起了十石糧，除食用外，還剩六百五十斤，由任國發與另三個民兵全部私吞，其他貪污事實，不勝枚舉，任國選和財糧委員任友年、農幹馮東元等人，曾輪姦任培模的女人，任培模聞悉前往質問，彼等反誣說「誣告幹部」，被村公所扣押。當土改工作小組同志來到該村後，召集鬥爭地主的各種會議時，羣衆多不感興趣，一致認爲要鬥爭地主，首先應處理幹部問題。工作組並未重視這一問題，於是羣衆自動組織開會，並要求工作組不讓那些「幹部」參加，該工作組在羣衆力量逼迫下，始接受羣衆意見，交羣衆處理，最後除任國發將貪污的白洋五十三元折合糧款分期退出外，餘皆立即全部退出，共計白洋百九十三元，細糧千五百三十八斤，雜糧六百四十八斤，均分與貧苦農民，解決生產中之種籽、口糧等困難：會上農幹馮東元經羣衆嚴格教育後，承認錯誤，羣衆因其出身貧苦，准其暫時留職考查。主任任國選、民兵分隊長任國發，當場由羣衆撤職。事後該工作組同志亦作了一番深刻的反省。（閻明、馮文清、嚴顯）

## 補正

二十一日本報二版「離石九里灣貧苦婦女學會織布換上夏衣」一稿中，「學會織布的婦女已織布六十一丈」，誤排爲十一丈，特此補正。

## 離石千年村
# 幫助貧苦單身漢

（離石訊）五區第一次撥款中，有些幹部認爲「單身漢好吃懶做，貸給他們生產上起不了作用。」因此少貸給或不貸給，如楊土平是一個一無所有的單身漢，只貸了二斗糧，連口糧也解決不了。六月間，區村幹部檢查貸款工作後，決定有鬥爭果實的村子在果實糧內解決。會後，千年村復查出九戶單身漢中有牛根兒等四戶最爲貧苦，於是在吳家莊清算果實糧內拿出三石雜糧，解決了他們的困難。（任金鄉）

## 隰縣午城解放後
# 逃難群衆回家生產

（隰縣訊）午城鎮於五月間解放後，曾於敵佔期間逃亡在外的四十餘戶人家已陸續搬回，趕種，全鎮羣衆並將爲敵破壞的能澆千餘畝地的兩條大水渠，重新恢復修整。其中有三百多畝地，係屬於附近高家莊、曾家莊，太平村、習褒村佔有，因該鎮農民缺之土地耕種，經羣衆討論決議，由貧苦農民大家出工修渠，把外村地主水地讓歸貧苦農民耕種。因修渠用費甚大，乃向該鎮地主馮希賢借出白洋一百元，資用修渠。（馮尚仁、劉天柱）

### 崞縣下薛孤村中貧農
# 決議取消「巡田制」
### 大家說：又砸了地主一顆吃人的牙齒

（本報訊）崞縣下薛孤村，於七月四日村民大會上，通過決議：取消歷年來地主統治壓迫農民的封建機構之一——巡田制。夏收開始時，因民兵與巡田手爲巡田事發生爭執，甚至某些村幹部也大肆活動，要得一份「好處股子」。遂引起工作團同志對此問題的注意，發現與擺巡田的人們並不能保證不丟田，只說：「巡田是巡個名望。」地主富農對巡田制的必要非常關心，中農即主張無可無不可，貧雇不大理睬。總之，一般農民，因襲舊有的習慣，認爲「巡田制」是老人們「留下的」，未能進一步了解這個制度的有利於地主而不利於農民的本質。爲此，決定讓羣衆首先在貧農小組會議上充分討論。在討論中，大家追出了巡田是爲防偷，人的社會根源就在，人的，而所以就有給於窮苦羣衆沒有土地（土地爲地主所佔有），現在本村已經分過兩次地，偷人的經濟原因，已不復存在。但仍要有人提出：村中有破產地主、二流子，「撥着田的」手，可是防不住。」大家討論出兩種解決辦法：一、分工監視破壞地主、二流子。二、互相幫助，大家巡田，發現了偷田人，就提起來。問題愈討論愈深入，最後，貧苦羣衆認識了這個老人們留下來的巡田制度，不是勞動人民的老人們留下來的，而是地主的老人們留下來的，地主地多，收割費時日，故想用僱用巡田的。中貧農地不多，且整日在地裏勞動，既收割又看了田，不需要巡田制度，而且俗話說：「巡田的不偷，五穀不收」，這些巡田的不敢偷地主的（偷了要賠），而只是偷貧苦羣衆的，而且往往地主的莊稼丟了，巡田的卻偷中貧農的莊稼，以補地主之失，或者把窮苦羣衆誣指爲賊，用以刑以拷取罰款，以償地主（自己又可從中取利）。還有關於僱用巡田者的錢是按地攤款的，地主自己佔有的是好地，而且還僱了土地，攤款自然是中貧農吃虧，等於出錢僱人爲地主看守田禾，這一切證明巡田制是地主階級統治壓迫農民的工具。因此貧農小組把這個重要結論：「地主要打倒，巡田的也要推倒！」帶到地主及中貧農會議上。最後在七月四號村民大會上，一致決議取消了巡田制。會後中貧農說：取消了巡田制，又給地主砸了一個吃人的牙齒了。（孫千）

## 簡訊

（興縣訊）五區魏家灘自然村，一千多垧土地已全部下種，其中三分之一的缺苗地，正準備補種蕎麥。現政府已向信用銀行交涉好，撥給十石蕎麥籽。另外，民辦合作社，幫助羣衆用鬥爭果實到嵐縣買回十幾石種籽，即分發羣衆種籽。（王榮祿）

# 組織貧僱農開伏荒
## 五寨訂出具體辦法

（五寨訊）此間縣區幹部會議上，研究在夏鋤中組織貧僱農大量開伏荒問題，並提出三項具體辦法，保證貧僱農開下伏荒地：（一）未實行土地改革的村子，保證貧僱農開下荒地的地權是他們的，個別中農開的荒地，也保證耕種一二年，然後按他的土地情況，再解決地權問題。（二）地主的荒地，無代價的讓貧僱農開墾，並調劑牛犋，解決貧僱農的開荒困難。（三）政府統一向山林委員會交涉，將山林地讓與羣衆開墾。（尚武）

# 韓海珠
### ——保德扒樓溝貧農小組的骨幹——

王憲

一、被奴役了一輩子。

扒樓溝的人們一提起韓海珠來，就不由得聯想到他那低啞的顫聲，苦眉鎖眼的面孔和帶哭的聲音，孩子們學着他用鼻音講話的樣子。「海珠是個二五人（即糊塗人）」，這一句話，恐怕在今天以前已成爲一般人對他的公論了。

五十九年來的生活像牛馬一樣在痛苦中熬煎着，被所有的人踐踏着：三歲父親死了，母親被窮困所迫帶着他改嫁到郗家，五歲上叔老子索性將他死賣了。十三歲上攬工。十六歲那年母親死了，那時他家開着藥舖，當着磨舖，兄弟侯且、四且在藥舖要賬，海珠則拿着父親給他的一塊錢，獨得實蒸麵、賣糕食，也給人家攬工、掏土窰。整年累月的往死受，家裏只管吃飯，不管穿衣，掙下兩個血汗錢就通得交給後老子。說起吃飯來，早了一回去哪不上，弟弟不在家，炕上歇個一陣子也不方便；回來得晚了連飯也吃不上。就在三十九歲的那年，海珠從窰上掙得一斗二升米糧回來，肚子餓了，看見架上放着油糕，抓起來要吃，被兩個兄弟媳婦看見了一頓，說他不配吃油糕，另外給做了些米飯。海珠哭着勉強扒了一碗。

兄弟侯且四且的婆姨都是在二十上下娶過的，後老子先後娶過四個女人，但是海珠光棍了一輩子。四十八歲那年後老子和兄弟忽然提起給海珠娶女人的事，他們打算娶一個不生育的老婆婆給海珠縫補做飯，免得麻煩他們，湊巧有個五十八歲的老婆子，兒孫討吃養不活起，就給海珠問下了。娶過來的那天，海珠披了一件破長衫，赤腳趿拉着兩隻爛鞋，老婆婆身上穿了一件半新紅襖兒，拜見翁婆時，這一對白髮老夫妻不禁相對面哭了。

娶過婆姨後，弟兄分居，給海珠分下兩垧壞地，四斗秕實，自己又在溝堰裏掏了一半垧荒地。他想下窰，但工會嫌他年老，不要；沒法，自己關了個小窰，兒上一天能掏出一兩馱炭來換二升米。老兩口子勉強過活着。

二、「如今咱可是基本羣衆了」

我們組織貧僱農小組，幾經挑選，找見骨幹了。

六月二號第一次找海珠談，開頭從研究開會爲什麼不說談起，海珠傾吐了許多對幹部的不滿，如說「我可是好開會咧，人家幹部有時不叫我參加，說我不會說話；我怎價不會說，還不是怕說出來受打擊！開會來了人家坐在炕上，咱圪蹴在圪撈裏，只帶耳朵不帶嘴」。談到幹部有缺點大家提意見批評時，他說：「提上意見，人家不知甚會兒報復你一傢伙」。

當天晚上，海珠自動地找我談來了，他從侯子上數說了他遭受的痛苦。說到「帶獨子」的苦處時，他用衣角擦住臉嗚嗚哭開了。接着從懷內掏出一張揭了角的梅紅紙要我看，並說：「你仔細看一看，他們怎價欺負人！」我打開一看，原來是海珠五歲時的一張賣身契。

以後，我們九天來輪流着進行個別的、三個兩個的談話，互相教育，海珠的情緒逐漸變化了，他敢於理直氣壯地堅持自己的意見和別人展開爭論，並開始以主人翁的態度過問着村裏的大小事情。在貧農小組會上，他敢當着另外十幾個人說：「如今咱可是基本羣衆了，看你們以後敢不敢瞞吧」。

三、成爲貧農小組的骨幹

海珠現在已成爲貧僱農小組的骨幹了。他主張貧農小組剛成立時，門要關得緊些，要保守秘密。某次區長路過他們門口，問貧農小組討論甚問題，他裝着甚也不知道似的拒絕回答。討論參加貧農小組條件時，別人意見是老中農說公道話的可以參加，海珠卻在幾次會議上堅持反對，說：「飽漢不知餓漢飢，要吸收老中農，咱們倒不如參加了農會去。」以後並對一個老中農參加貧農小組提出意見，要求共同開會互相幫套。

貧僱農小組成立以後，實際上他們支持着村裏的工作，海珠更是貧農小組內最活躍的一個，貧農會議決定迅速處理地主連午顆子及傢具的第二天，海珠熱情的連午覺也不睡了，催促着村主任快召集人。在地主根子院內，人們忙碌着向地主要東西，當一件件衣服從窰內取出的時候，我聽見海珠在後面急促地叫着小組長冬生和滿紅的名字說：「根挑子拿東西太不痛快了，咱主張不給他留劑子，晚上開會研究一下再說吧」。海珠說完後，兩個組長當即接受了他的意見。

給地主留顆子時，海珠誤信了狠詐的話，自作主張地給他留下一刃蕎麥籽。這件事在羣衆中引起了一些譏議，有人說貧農小組韓海珠也和地主拉關係了，海珠最初聽了心裏有些不快，但馬上他想通了：「咱好不容易爬起來可不敢再躺下去，該咱的錯誤咱接受起來改正嘛，當然咱不懂得組織系統，沒通過羣衆及小組長的過。」當晚在農會作了檢討。

前幾天，海珠到馬鋪蘿攬工去了，原說得十來天才回來，隔說村裏要檢査幹部，他兩天後就回來了，他說：「咱怕誤的會多了，人家研究下甚，咱不知道，以後就起不了作用」。

## 蔣賊反革命動員綱要實質：
# 要錢要糧要命與血腥鎮壓
### 勢將逼起全民族的愛國民主運動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據中央社南京訊：蔣介石「國務會議」已於十八日通過所謂「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並經全文公佈。該綱要總共十八條，但實際上只是一件，就是向蔣管區人民要錢、要糧與要命，並實行血腥恐怖鎮壓蔣管區人民愛國運動，乾脆剝奪人民的各種自由。綱要規定可隨時向農民及其他階層動員糧食、被服、長役、工役，以供應反革命內戰需要，凡規避或拒絕上述動員者，均「依法懲處」。對於工人，綱要宣佈怠工、罷工等「妨礙生產及社會秩序之行為」，均應「依法懲處」，並限制及管理各業員工的薪俸及工資。對於民間工商企業界，綱要規定「積極動員（按即徵發）」反革命內戰所需之煤油、鋼鐵、藥品、糧食、通訊器材及其他軍用物資，「凡規避或妨礙徵用者，均依法懲處」，工廠、商店因蔣本而停業關廠，亦被稱為非法，「依法懲處」。對燃料、紡織、冶煉及有「特別需要」之工廠製造事業，蔣政府對其成品均加以「管理」。對日用品的交易價格、物資流通、資金流通及金融業務，亦均加以限制或管理，並規定將提高稅收，供應內戰。另一方面，動員綱要規定繼續實行「國代」及「立委」選舉，以完成所謂「憲政」，但這就須損更多的血，更多的牢獄，於是綱要規定：「政府對於擾動叛亂之集會及其實際行動，應依法懲處」，應「切實施行戡亂所必需」的限制及剝奪人民一切自由的「各種法令」。蔣賊對蔣管區人民佈下了上面的層層天羅地網，還覺不夠，最後還規定了一條：「除本綱要已有規定者外，為達成「戡亂」之目的，行政院得隨時發佈必要之命令。」觀察家相信蔣賊這一向各階層人民舉刀的反革命動員綱要，無疑將逼起全蔣管區人民作死裏求生的更猛烈抗爭，從而喚起一更有力的全民族反對蔣賊的愛國民主運動。

## 蔣賊為實行內戰「總動員」
# 追加預算十三萬億元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據合衆社十八日發自南京消息稱：蔣介石為實行內戰「總動員」，預計今後半年內，將增加十三萬億元的支出。此項追加預算，將由國防部已提出于蔣政府行政院。據合衆社透露：據最近蔣政府方面人士消息，蔣政府將乞憐美國借債，以求彌補其巨大的預算赤字。據六月十五日紐約下午報載：蔣政府在今年頭四個月內，已用去蔣幣十四萬億元，至少須四十萬億元，才能渡過今年，則今年蔣政府全年預算合追加預算，將達七十萬億元。下午報曾指出，即使美國借款，亦不能長此維持如此巨大的戰費。

## 新泰十四萬軍民
# 粉碎三萬敵兩月清剿

（新華社山東十九日電）魯中分社記者李彬報導新泰縣石拔等四個區十四萬翻身農民與武工隊粉碎三萬餘蔣偽兩個月之「清剿」經過稱：「蔣偽侵佔新泰大縈地區後，因懼於我武工隊的擾襲，發動了歷時兩個月的大規模「清剿」。自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之第一階段中，先是以「鄉團」為主，配以少數正規部隊，共三千餘人，向東縣白馬關（臨朐西南）四至[illegible]地區擾亂，當地人民武裝在[illegible]，在[illegible]十六次戰鬥中，殲敵共一百五十餘[illegible]。二十日起，除一再以二十五師全部、十一師、六十四師各一部及「鄉團」共三萬之衆，東起四念河，西自擾德，南由澗水，北從流柴，四路合擊，我武工隊即機動轉移至外線作戰，南北夾擊之敵，乃於三山一帶遭遇，自相殘殺三小時。敵僞叢之下，二十三日再冒烈日[illegible]，翻山越嶺，猛撲西南關山，又二次撲空，我武工隊則乘機摧毀蔣偽政權，僅兩個區的統計，即達八十餘[illegible]。敵第一階段「清剿」計劃遂完全破產。六月六日起，敵以六十四師全部接替廿五師，開始第二階段「清剿」，利用奔襲「拉網」，企圖逐步殲滅我地方武裝，如對念河區，一次夜半以突襲包圍十五個村，但武工隊在羣衆掩護下，[illegible]無損失。總計自四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一日，限月反「清剿」鬥爭，除[illegible]外，一個[illegible]兵力外，在大小戰鬥四十餘次中，斃傷敵人二百五十六名，俘敵[illegible]名，民兵傷亡三名，繳小砲一門、機槍二挺、步槍五十支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 蔣政府奴才相
### 手忙腳亂準備迎接洋爸爸

（新華社陝北十五日電）據合衆社南京消息：南京國民黨正手忙腳亂佈置對太上皇魏德邁的歡迎，並準備乘機向美主子懇請，乞求新貸款。合衆社稱：國民黨行政院各部正在擬一請求貸款的計劃，以直接向魏提出，請求美國政府批准。國民黨外交部高級官員為討論「向魏提出關於國民黨中國之情形的方法」，於十五日晚舉行會議，一直到午夜始散。

## 我軍在鉅、金間與鄆城戰役
# 俘蔣校尉級軍官二千五百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二十日電）蔣軍三十二師七十師在鉅野金鄉間被殲後，俘獲校尉級軍官，已清查出九百七十人，計有三十二師一四一旅上校參謀長徐鴻毓、一三九旅中校參謀長[illegible]學禹、中校工兵營長孫致中、七十師一四零旅二七九團上校團長[illegible]臨時師部[illegible]。又鄆城被殲蔣軍五十五師校尉級軍官，已清出六百餘人。上述被俘軍官共一千五百餘人，已先後到達某地招待所。

## 廣東陸豐縣海面
# 民變武裝屢破蔣軍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據本月一日律民國日報透露：廣東陸豐縣海面近出現民變武裝一部，屢破蔣軍。五月二十一日，該部民軍登陸，圍攻甲子鎮蔣記保安大隊鄉鎮民部，繳獲其全部械彈，並佔領該市，焚毀蔣記田糧辦事處倉用全部款項物資。五月二十九日，又圍攻碣石市蔣記軍警，一度佔領該市。該民軍共二百餘人，由奧新聯領，擁有帆船各二艘、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十二挺、擲彈筒二個及大批步槍，經常出沒於陸豐碣湖東、甲子、金廂、烏坎一帶海面。

## 著名殺敵英雄人民功臣
# 王克勤同志英勇犧牲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二十日電）劉伯承將軍所部著名殺敵英雄王克勤，不幸於本月十日攻殲定陶蔣軍六十三師一五三旅之戰鬥中，壯烈犧牲。戰鬥前，王克勤因中途負傷，以腿有傷六日，始步步追趕部隊，上級及各級首長同志，都勸他留在後方休息，王克勤堅決要在大反攻中為人民立功，他在大會上提出保證完成突擊任務，並說：「完成任務再記功。」全排擁護指揮，爭取要求突擊任務。十日黃昏攻擊戰鬥開始，在我強大砲火掩護下，王克勤在北門主攻方向，率領全排向敵[illegible]，他一個[illegible]，剛爬到城外[illegible]時，被敵人機槍擊傷。王克勤負傷後，仍繼續的對戰士說：「各班機槍掩護好，五班組長應顧好，趕快爬上去，不要管我。」在「為排長報仇」的口號下，黃六順、曾之龍、[illegible]三個互助組長及三班長[illegible]突擊，向敵衝鋒，首先登城，打退守敵[illegible]次反擊，後續部隊[illegible]湧入，[illegible]。等到結束時，王克勤因內傷流血過多，救治不及，於十二時[illegible]。王克勤在救護所時，[illegible]。他又想了他的戰友英雄，[illegible]。王克勤在[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他說：「[illegible]」。他曾是[illegible]，參加人民解放軍，[illegible]。[illegible]六年十月入伍，為優秀的共產黨員，[illegible]犧牲後，前線部隊人人惋惜，堅決[illegible]一位著名愛國殺敵英雄和人民功臣。

## 屠殺夷胞八千人
### 蔣賊血洗大小涼山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據報訊：六月初，蔣政府血洗川西南雷波縣境大小涼山，屠殺夷胞八千人，被屠殺者為夷族中之不置支族，慘死於蔣軍機關槍火網。現川康夷民已紛起反抗，川西北懋功、理番縣境及大金川西岸康境丹巴縣數十里內之蔣家，被夷胞驅逐四散，夷民武裝已逼近岷江。

## 徐州車站發生大血案
# 千餘蔣特圍毆學生

（新華社山東十八日電）（遲到）上月二十二日，徐州車站發生蔣特千餘人圍毆江蘇教育學院學生四百餘人大血案。據滬大公報徐州通訊報導詳情如下：徐州江蘇教育學院學生為要求改為國立大學，曾數度派代表赴京請願，未得結果，該院學生四百餘人乃決定六月二十二日集體赴京請願，事先[illegible]徐州[illegible]當局接洽，當日下午一時，全體學生[illegible]車站，在容候[illegible]，秩序井然。至二時半，正當學生分頭購票之時，突有身穿制服之蔣特千餘名，但不佩帶符號，並有數十名便衣及數名指揮，將學生包圍，成三層包圍形勢，一聲呼嘯，齊向學生圍擊，並分川段，以衝棍向學生毆打，更有投擲磚石[illegible]，學生因此負傷[illegible]，頭破血流，臉色青腫者甚多，女學生亦橫遭侮辱，被搶去大量衣物，手[illegible]，暴行持續四小時之久，學生被圍毆後，復遭綁捕拘押，臨時則分散關押，逐一被非法審問，四百餘學生中當場有四十餘被捉上大卡車，押赴蔣記警備司令部，另有百餘失蹤，只有二百餘人被釋回，回校學生中有七名受重傷，有生命危險，[illegible]。學生們遭此輕重血腥鎮壓，當晚夜即開會，重選學生主席，堅決繼續鬥爭。

## 蔣軍七十師正副師長
# 陳頤鼎羅哲東就俘經過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二十日電）放下武器的蔣軍七十師中將師長陳頤鼎、中將副師長羅哲東，已於十五日到達某地劉伯承將軍總部。解放軍於十四日夜間向被困於六營集（鉅野以南）地區之七十師、三十二師發動總攻，當該兩師正被圍殲之際，三十二師師長唐永良即率少數隨從，[illegible]。七十師正副師長陳頤鼎、羅哲東二人各帶勤務兵一名，於十五號拂曉[illegible]，余瘦一支二十響的盒子槍，[illegible]右手[illegible]槍，[illegible]見村內有戰鬥的[illegible]，以為是自己的部隊，便跑上前來問道：「你們是那一部份？」一不料卻正是落在解放軍的羅網中。陳顧等乃立即放下武器，並說明自己的身份。

## 蔣區新聞事業
# 遭遇空前浩劫

（新華社陝北十八日電）蔣管區新聞事業本年三月初以來，遭遇空前浩劫，據蔣區報紙極不完全材料統計，因堅持人民立場，言論較公正而被封閉者，有重慶新華日報、民主報、上海文匯報、新民晚報、聯合晚報。因統制紙張而被迫停刊者有南京之大中日報、朝報、上海之民國日報、神州日報、江蘇之蘇報、正報、江北[illegible]報、蘇北[illegible]。[illegible]平之市民日報、漢口之大中報、[illegible]之安徽民報、[illegible]之民治日報、公言報、民衆報、[illegible]之建國日報、社會日報、河北新聞、[illegible]民生報等二十三家（另據美聯社十日訊：武漢又有一家[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報、蘇州之[illegible]報、[illegible]。[illegible]報被搗毀[illegible]。[illegible]新聞記者遭逮捕者[illegible]，蔣警察局長[illegible]，[illegible]記者[illegible]，[illegible]。計有新聞記者六十八名[illegible]，[illegible]共[illegible]九十八人以上。

## 丹瑞挪荷四國輿論
# 大聲反對馬歇爾計劃
### 法瑞報紙對「歐洲會議」悲觀不滿

（各方報導）丹、瑞、挪、荷四國的輿論，大聲反對馬歇爾計劃。丹麥前政治委員會主席社會民主黨人發施在「民族」報著文稱：「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自由主權，並抵抗被人趕進口袋中去。」挪威「勞工新聞」宣稱：北歐國家並不願喪失其在東歐各國的市場。瑞典的「阿富也丁報」發表「歐洲經濟復興會議」瑞典代表團中某國會的談話稱：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拒絕放棄他們在東歐的市場，而去換取「馬歇爾計劃」的西歐經濟「合作」。荷蘭勞工黨議員羅夫斯特宣稱：美國干涉荷蘭的經濟生活，已至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像許多別的歐洲國家一樣，我們已處在十分困難的情勢中，被迫向美國借款，因而在經濟上極度依賴美國。新歷史教訓了我們：借款被用成了政治壓力的手段，對我國生活的自由發展，便形成了威脅。人們不要忘了美國援助歐洲只有一個理由，就是害怕自己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荷蘭「德、瓦爾濟」報亦稱：馬歇爾計劃的目的，便是把西歐國家的整個政治經濟生活置於美國控制下，荷蘭政府的贊同這個計劃，激起了進步人士極大憤慨。

（塔斯社報導）「歐洲經濟會議」結束後，法國與瑞典的報紙紛發悲觀與不滿。法國的進步派卜報稱：「社會黨們最近聲明，不準備很快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以討論馬歇爾計劃的消息，啟發了歐洲經濟會議的「成果」。解放報認為美國會即使同意馬歇爾計劃，而其討論手續所費的時間，也將使法國無法在明年七月以前享用美國的「援助」。瑞典達金斯尼赤特報記者稱：「會議在團結的精神與渡過，所謂團結，則是由於每一件事情都不曾詳加討論。僅前巴黎會議的組織者與參加者，關於馬歇爾計劃的真實情形和歐洲國家經濟合作的方法，知道的很少，會議僅僅產生了一些組織。英法會相當激烈的拒絕了一些國家關於詳細討論一切事項實情況的要求。其實也難怪他們如此，因為他們也作不了主，可能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得到美國的詳細指示。」

# 已開始遭到失敗
## 美國資本控制歐洲企圖
### ——消息報評「歐洲會議」

（塔斯社莫斯科訊）消息報外交觀察家評論「歐洲經濟復興會議」稱：由於許多國家拒絕參加，該會甚至不能稱為是「歐洲的」經濟復興會議，會議的迅速結束，只是顯示其十分脆弱，說明了貝文與比道爾在會中只是以他們的意旨，吩咐給「默默無言的歐洲國家的代表們」。他們如此獨斷專行，甚至不許與會者討論其被邀赴會的理由，與會各國對「馬歇爾計劃」的真正意義，至今仍是茫然。希臘代表會解釋「馬歇爾計劃」的精義，說該計劃所具有的「政治經濟」概念，與美國所給予希臘、土耳其「財政援助」的觀念相同，只是採取更公平與長期的形式而已，消息報中將貝文與比道爾所極力掩蓋的「馬歇爾計劃」的政治目的，洩露無遺。這些，都證明了蘇聯的觀點的正確，即美國的貸款將來並不服務於歐洲的經濟復興，而是企圖利用歐洲國家的困難，俾便某些帝國主義者共籌謀歐洲的意圖。由於歐洲許多國家民主力量的強大，能以在行動上保衛他們的政治經濟的獨立，美國資本控制歐洲的企圖，縱使得到貝文與比道爾的協助，仍已開始遭到失敗。

## 蘇各地競賽蓬勃展開
## 工業生產獲新成就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莫斯科訊：慶祝十月革命三十週年而舉行的社會主義競賽，正在蘇聯全國蓬勃展開中，且在工業生產上已得到新的成就。在七月的頭十天內，列寧格勒許多工廠即已完成其七月份計劃，並已開始八月份計劃之工作，有若干工廠且已完成八月份乃至九月份之計劃。莫斯科各工廠多已同樣完成其七月份計劃，莫斯科煤區數百工人更細密的完成了全年計劃。拉脫維亞各地，均提出完成計劃，里加各工廠亦已開始八月份的計劃。頓尼茲盆地十四個煤礦，已超過戰前產量，自圖拉煤區超過計劃之煤斤至莫斯科之煤車，日以打計。

## 在美帝幕後操縱之下
# 貝文比道爾分裂歐洲

（塔斯社巴黎訊）「歐洲經濟會議」一結束來討論經濟問題，僅只是批准了英法兩國草擬的歐洲特別計劃。貝文與比道爾了一些國家少步想到自己的主權與經濟獨立，並擁護先從得美國作一張「空白」的支票，便極力的掩蓋的政治性質，因此歐洲各國代表團雖然曾用盡一切方法想迎合的真正目的及馬歇爾計劃的真實情況，結果都失敗了。顯然的，「歐洲經濟會議」的幕後，站著美帝主義，貝文必須盡可能的多拉攏一些可以接受任何「援助」條件的國家。現在誰都明瞭：貝文與比道爾不是在團結一歐洲的人們，他們已在事實中表現了是歐洲分裂集團的製造者。

（塔斯社巴黎十七日電）西方集團的領導及工作機構。在歐洲「經濟」特別機構的招牌下，由貝文把他們合在一起，具體型了；現時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一個小小的執行委員會的手中，它將代替於所有巴黎會議參與者的所謂「合作委員會」，變成新機構的活動了，正準備投入[illegible]，完全在私人[illegible]和秘密的幕後，把西歐[illegible]與經濟與政治計劃，使依賴美國獨佔集團在歐洲的經濟與政治擴張這計劃法定。從美國政策的各種聲明及英法報界的說法看來，德國西部成為西歐政治經濟恢復的未來計劃之中心問題。貝文奉命將邀請各國參加會議，毫無保留的接受美國的計劃，以利用魯爾及德國西部的生產力，作為馬歇爾計劃的主要條件。目前，英國已擬定三億美元到魯爾區的工業去的可能性，正在作為緊急援助到英佔區把德國西部變為[illegible]無法無天的活動，亦在進行中之企圖。法國民主人士對於法國政府現時的外交政策路線，日益集中，內為法國參加了西方集團及重建德國軍事力量的計劃，已使法國民族有失去的危險。

## 寨渠弄襲戰

失名

五勇士捉啞兵

寨渠弄北山大廟，位於鎮北的中央，地形險要，估着這，火力可以控制全鎮，為此，敵人派了一個軍事哨在廟裏警戒。

戰鬥開始，花園部三連担任摸掉廟上軍事哨的任務，當他們到離廟子五百米的地方時，天已亮了，但他們不管，繼續前進，劉連仁、李清海、任樹生、劉拴則、[illegible]五勇士手持刺刀，在最前面，一聲不響，一點不慌，敵人慌亂了，還來不及開一槍，就作了俘虜。

下來，大家都着了急。排長急中生智，大聲喊道：「趕快優待，要打就開始吧！」敵人聽了，我們就亂起來了，手忙腳亂，有許多敵人，給火的投出了大批手榴彈，以後，我們戰士們都護拉着，彈來了，敵人的副排長劉士起一個人外壕的容隙，從土坑上接近到來的敵人一顆手榴彈，用敵人附近外壕掩蔽，正在敵人的後面，副班長文秀故擲一顆手榴彈被炸死。敵人被炸傷，戰士們一刻不停的實施激戰，解決了

勇士們就從敵人側背後靠上一步直的敵外壕的壕頂，站到敵人後面，任樹生一手榴彈打去，嚇得三個敵人慌忙跳下投槍投降。一個敵人飛快的敵人，逃入了山溝，看着追不上了，機槍手孫心同志就打斷的不及，掉：「一早就看見你了，不是跑死你，一槍就不殺，好聽顧你的，一隻腿就一爬上山來，敵人聽了，只好乖乖的一個班便佔領了槍。就這樣一個班的陣地。

智取[illegible]

戰鬥[illegible]向前勝利發展，被壓縮的敵人，據守[illegible]四大國[illegible]，鎮[illegible]

## 咱們全是子弟兵

高敏夫

咱們全是子弟兵，
個個家鄉有親人！
家連家，親連親，
手連手，心連心，
男男女女千千萬，
土生土長守本分；
老老少少一條心，
和和氣氣過光景！
將人心，比自心，
不打人，不罵人，
遵守紀律：愛護鄉親，
衣食住行，都靠群衆，
咱們全是子弟兵，
個個家鄉有親人！

## 肺炎的療法



編輯同志：

最近寧武四區左眼溝自然村，岳家以下的小孩子，出現了一種傳染病，病狀是：初起腳部冰冷，（直死不熱）、頭與手忽冷忽熱、肚發熱、氣喘、種斑咳嗽、有白痰、嘔吐，鼻孔流血，但思飲食。這樣，經過十天左右即死，該村五戶在二十三天內就死了四個，現在還有三個病的。附近寨衆非常害怕，有些醫生束手無策。請問這是一種什麼病症？怎樣預防與治療？趕快在報紙上發表，以便各地預防。

敬禮

和院內科答　七月十七日

胡映垣同志的來信，我們估計可能是肺炎，最好請近處衛生機關看一下，以便證實。

處理的辦法：

一、隔離：有病的小兒不要同無病的小兒接近。

二、吸入燒開的水水氣：用一個小盆子將水燒開，放在小兒的頭旁，用毛巾或布把小孩的頭及盆子一塊蓋住。

三、胸部用潮布（最好是冷的）包住。

四、內服化痰藥如遠志酊之類，注射或內服樟腦亦可。

五、最好服磺胺。三、四歲小兒第一次服二片，以後每四小時服半片，日夜不停，須服五到七天。注意多喝水。



## 追念

蔡國銘

關政治委員病逝一週年了，在紀念紀念文時，很自然的想起了政治委員生前對我們的教育，而今天想再親聆他的教育已經不可能了，一種傷痛的心情加重了我的哀痛。

四一年，我們住在大善，政治委員和師長一道來了，我們自以為得過的風片都拿出來給他們看，他仔細的看了，又問了一些工作情形，然後他說：攝影是一種藝術，需要研究的，像今天這些東西是不行的，然後又轉向師長說：我看還是叫他到延安學學去吧，政治可以學，技術也可以學的。師長說：學學也要得。我去延安的事就此決定了。但是于我多麼好的機會，我應該多麼重視這一機會，把技術水準和政治水準提高，回來爲攝影工作做好，但我到延安後，爲了一些私人的事，弄得情緒低落，學習也放鬆了，結果是政治水平沒有提高，技術也沒有充分掌握，到了今天做起工作來還是困難重重。我現在感到深深的辜負了政治委員對攝影的工作及對我個人的關心。

×　×　×　×　×

記不得是四〇年還是四一年，在一次幹部集會上，政治委員曾說過：延安不是什麼都好，但很多機關學校的自由主義作風並不好，我們學習毛主席中央的政策，可不要學自由主義。這幾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但我卻沒有身體力行，等我到延安去時，就學的沒有學到，卻把自由主義大大的發展了一下。（不是向別人學的，是本身內在的東西發展了）這也是我衷心引以爲恨的。

×　×　×　×　×

政治委員對賀司令員的了解是深刻的，他不止一次的號召幹部黨員學習賀司令員堅定的革命意志，他還稱贊意志不僅存在于他自己，且能感召他的同懷和部下，政治委員是在最艱難的時候，看到師長，就覺得有了辦法。一他要我們學習賀司令員對革命之堅強的信念和樂觀的精神，而我自己見了，在實際工作中一遇困難，便情緒低落，悲觀失望，和賀司令員的精神沒有相同之點，我是如何辜負了政治委員諄諄的教育啊！

×　×　×　×　×

政治委員的教育不能再有了，我要好好記住，使自己有榮譽的，身體力行。今後一定要堅決和自己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壞東西，進行無情的鬥爭，把自己鍛鍊得更堅強一些，能夠爲黨多做一些工作。

七月十八日夜